

守护雨林的原真之美

朱金宜

如果说赤道宛如地球的腰带，那么分布于赤道附近地区的热带雨林就是真正的“绿色腰带”。作为生物群落演替速度最快的生态系统，热带雨林不仅能发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等森林基础功能，还为地球上超过半数的动植物物种提供栖居地。可以说，这条“绿色腰带”维系着全球生态平衡，保证生物圈物质循环的有序进行。

雨林之美，美在真实。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拥有中国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满目葱茏，由3000多种野生维管植物组成；郁郁之间，有600多种动物繁衍栖息——这片仅占国土面积比例不足0.045%的土地上，有全国约20%的两栖类、33%的爬行类、38.6%的鸟类和20%的兽类，尽显生物多样性的缤纷色彩。

炎热多雨的气候尽管能孕育出生机盎然的雨林生态系统，却不适宜人类的生存发展。从人类中心的视角出发，想当然地认为雨林资源丰富从而肆意烧荒、开垦、采伐，往往只能酿成苦果。举世闻名的亚马孙雨林正是一例。为追求经济效益，大规模砍伐雨林以种植大豆和油棕等作物，使亚马孙雨林受损面积在短短10

年间激增，大片裸露的地面触目惊心。2019年以来，亚马孙雨林因过度砍伐、局部干旱等问题频发大火，加剧了雨林萎缩。这警示我们：守护雨林原真之美，需要“进退有度”的智慧。

为保护生态，人类活动退避一步，生产生活水平才能更进一步。自2015年起，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启动生态扶贫移民工程，探索出生态修复与脱贫致富的双赢模式。通过易地等价值置换等方式，道根村、坡告村的140多户村民从鹦哥岭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迁出，搬进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之外的“银坡村”，告别了泥墙铁皮房、看病上学的困苦生活，还获得了橡胶林种植经营、雨林巡护等就业机会。

保留雨林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也是为科研与历史文化保护争取空间。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封山育林已经实现，但热带雨林保护依然任重道远，仍存在次生林恢复缓慢、人工林生态功能低下等问题，这对生态系统人工辅助修复、天然林结构优化调整等关键保育技术提出新的要求。

在国家公园以外的生态移民村，黎族的村落形态格局、生活习俗、方言系统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留。未来，海南将推动热带雨林与黎族传统聚落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让这些具有本土特色与全球价值的自然与人文资产焕发新的生机。

守护雨林并不只是局限于人林关系的“进退之举”。应该看到，雨林生态系统这座地球生物“博物馆”正在启迪着精细化生态管理的新思路。其实，动植物等生态资产各有价值，量化生态资产价值是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一步。热带雨林在垂直方向上存在显著的层级特征，这就把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放在一个天然的“展示架”上，有助于将生态产品门类，建立分类汇算生态价值的方法。目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进行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试点工作，正在将定量分析生态系统的产出和效益变为现实。

归根到底，热带雨林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守护雨林的原真之美，就是为人类留住尚未解开生命密码，继续探寻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想之路。

新征程·新步伐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的瑰宝

缤纷多彩鹦哥岭

杨海蒂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交响乐中，鹦哥岭是一首音画交响诗，是金曲的抒情高潮。

鹦哥岭气质粗犷彪悍，与它高大的山体 and 特别的位置有关。山形酷似鹦哥嘴的鹦哥岭，是海南第二高峰、海南陆地的中枢，是海南岛重要的水源保护地，也是海南最年轻、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最原生态

原生态的鹦哥岭美极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美的树林：有的树上开满鲜花，有的树上挂满兰草，有的树上长满灵芝，有的树上布满苔藓；野牡丹花身段低些，在阳光下楚楚动人。

踩着厚厚的雨林苔藓，每一步都像踩在松软的地毯上，我们攀爬到半山腰，这儿有琼崖纵队司令部旧址，是海南第一个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公园。上世纪40年代，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冯白驹和黎族人民起义领袖王国兴会师后，在此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为鹦哥岭的红色地标。

往更远处走，往更高处行。山路两旁是遮天蔽日的五针松，间杂着鹦哥岭特有的高山杜鹃花，山下是欢欣跳荡的溪涧，溪畔是赏心悦目的梯田……车子转过无数的弯道后，把我们带上了鹦哥岭腹地中的高峰村——海南岛海拔最高的黎族村落，南渡江（其中一源）就发源于此。崎岖的山路、茂密的森林、美丽的河流和纯朴的村民，共同将高峰村构建成一方世外桃源。

鹦哥岭孕育了无数河流湖泊，密如蛛网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塑造出丰富的地形地貌，影响着全岛的气候，主宰着海南岛的水系形态，为动植物提供不竭的水资源。为了对热带雨林实施整体保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区域内的村庄都要整体迁移，地处生态保护核心区



区域的高峰村，已于前几年启动了生态搬迁。世间再无高峰村，取而代之的是海南第一个生态移民搬迁村：银坡村。

鸟儿的天堂

鹦哥岭为多样生物栖息繁衍创造了条件，成为中国重要的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这里的国家级保护动植物、世界性“濒危”“易危”物种极多，新记录的动植物数目遥遥领先，其中的伯乐树只能在鹦哥岭上觅得仙踪。在鹦哥岭采集到的塔丽灰蝶新亚种，命名为“塔丽灰蝶海南亚种”，此发现也是一个中国新纪录属。鹦哥岭昆虫种类极多，珍稀昆虫不计其数，极为珍稀的水生昆虫中华蜉蝣和海南巨尾鳃就选择在此地“刷存在感”。蛇蛉是生态环境指示性物种，只能生活在原生林中，它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实着鹦哥岭的良好生态。

鹦哥岭鸟类繁多，数量庞大，观测记录到的鸟类超过海南森林鸟类总数的90%，被视为“海南森林生物多样性”代表地。鸟儿在这儿生活乐无边，不用忍受寒冷、不愁食物匮乏，也不必长途迁徙候鸟，它们幸福得四季放歌，唱出大自然中最动听的声音。在鹦哥岭，随处可见小鸟跃

上枝头，翻飞间露出色彩斑斓的翅膀，这是它们最鲜亮的求偶信号。

观赏鸟儿真是一种享受，一位观鸟爱好者曾在文章里写道，他在鹦哥岭看到的鸟儿有黑枕王鹟、印支绿鹇、银胸丝冠鸟、白头咬鹃、褐胸噪鹛、栗颊噪鹛等，还有海南特有种海南画眉、海南柳莺、海南孔雀雉，以及极为罕见的“全球性易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山鹧鸪、海南虎斑鸠。鹦哥岭是观鸟拍鸟的经典景点，每年春季是鹦哥岭的最佳观鸟时节，海内外游客、摄影、鸟类发烧友也会如期而至，不少震撼级“大片”随之问世。

动物的乐园

“植物天堂、动物乐园”鹦哥岭，还栖息着许多不同寻常的野生动物。

长着大翅膀拖着长尾巴的海南飞鼠，是一种会飞翔的树栖动物，属于野生动物海南特有种，是鹦哥岭最具标志性的动物之一。它具有超灵敏的嗅觉，白天躲在树洞里，轻易不露面容，夜里才出来探头探脑，确认没有危险后开始活动。即使遇到异常情况，它也非常镇定，迅速钻入地

下，身体依然轻巧。

五颜六色的毒蜘蛛暗藏杀机，阿霞曾教我如何躲着它们走。圆鼻巨蟒凶猛好斗，阿刚曾说它其实软软怕硬。大蜈蚣是灌木丛中的暗杀高手，我知道公鸡、蝎子和蚂蚁是它的死敌。最让我害怕的是蛇，盘在树上的一条横纹翠蛇，把我吓得魂不附体落荒而逃，当地小伙伴见状哈哈大笑，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花花绿绿的蛇，是自然进化的神奇产物，一亿多年后，沧海早已变桑田，蛇依然横行天下，既会爬也能跳，能潜伏也能出击。它是西方的神话动物，正是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蛇成为全世界的医药标志。黎族中的“美孚黎”也认为蛇是有神力的，同样将蛇视为图腾，在文身或文脸时都会刺上蛇状的花纹，因此“美孚黎”也被称为“蛇蛇美孚”。

通体翠绿的毒蛇竹叶青，一招致命的蛇蝎美人金环蛇、银环蛇，地球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世界上最长也最危险的剧毒蛇王眼镜蛇……都在鹦哥岭找到了它们的伊甸园。

蛇只能在地面上伏击，而它的天敌蛇雕却在空中虎视眈眈。蛇雕栖居于深山密林，在高空盘旋飞翔时鸣叫似呼啸，让我不由想起梭罗笔下的那只鹰：“它并不是很孤独，倒让它底下的整个大地显得很孤独。”蛇雕的海南亚种也是中国特产物种，是仅分布于海南的留鸟，主要栖息于鹦哥岭，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蛇雕体型虽小，却是个狠角色，捕蛇的方式很血腥，享用大餐的样子很雷人：“人心不足蛇吞象”是人类臆想出来的意象，蛇雕将整条蛇吞却是血淋淋的事实。也许你没听说过蛇雕，至少知道“饮鸩止渴”这个典故吧？没错，古人说的“鸩”就是蛇雕。

海南热带雨林中有很多长相怪异的动物，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出海南独特的两

栖爬行动物，它们具有独特的环境适应能力。

蛙类的模样千奇百怪，但在黎族人心目中，在水里生长的蛙，拥有强大的生存能力，是一种神物。《蛤蟆黎王》书中传说青蛙有神性善巫术，能喷出毒气令人昏迷，曾打败五指山的官兵，因而被推举为新黎王，因此，在黎族文身、服饰图案中有许多蛙的形象，在称为蛙锣的铜锣上也铸有蛙纽。黎族还认为蛙能避邪，能给人带来好年景，甚至能左右风调雨顺，所以“砍山栏”烧山时必须听到蛙鸣，否则会触犯神灵造成减产。

海南蛙的种类多达几十种，它们是大自然中不可替代的一群：圆头圆脑的海南湍蛙、体型超小的小蛙蛙、长相诡异的海南拟髭蟾、体型窄长的海南溪树蛙，以及细刺蛙、海南疣蟾、眼斑小树蛙、鳞片厚蹼蟾等，它们在鹦哥岭各有生存之道。海南小姬蛙，多好听的名字，这种玲珑可爱的小姬蛙，是首次在鹦哥岭发现的新物种。鹦哥岭树蛙在鹦哥岭被发现、被确定为新种并以发现地命名，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标志着它得到了全世界分类学家的认可。树蛙智商很高，雌蛙结群将卵产在水坑边的树枝上，以免被天敌吃掉，卵在树上孵化成小蝌蚪，蝌蚪掉进坑里长大成蛙，蛙宝宝顽强求生的毅力和本领令人叹服。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多美的画面和意境，我在鹦哥岭体验过：入夜，山林万籁俱寂，唯有蛙声如雨。这种奇妙经历终生难忘。

鹦哥岭以让人难以置信的自然美景，以奇特的地质、水文、生态景观，吸引着国内外专家经常前来实地考察，也吸引着无数海内外旅游探险家慕名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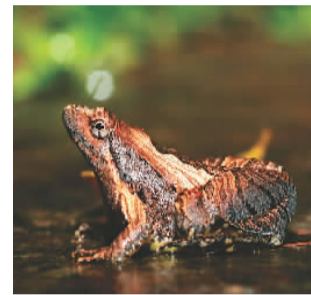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南部，跨五指山、琼中、白沙、昌江、东方、保亭、陵水、乐东、万宁9个市县，总面积约占海南岛陆地面积的1/7。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5.85%，涵盖了海南岛95%以上的原始林和55%以上的天然林，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是世界热带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南最主要的生态屏障，又被称为海南的“生态绿心”，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全球性保护意义。

海南岛中部高、四周低的环形阶梯地形结构也影响着海南的植被分布。中部山区的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在水平地带性上有季雨林和热带雨林；在垂直地带性上，从低海拔向高

海拔依次形成了低地雨林、山地雨林、高山云雾林和小面积针叶林等多样化的植被类型，拥有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低地雨林和山地雨林作为海南热带森林的典型代表，动植物种类组成极为丰富，森林结构十分复杂，蕴藏着丰富多样的生物类群、复杂的生态特性与生命过程，对保护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及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热带雨林主要以中部地区的五指山、鹦哥岭为中心，往东南方向的吊罗山，西南方向的佳西、尖峰岭，西向的霸王岭和北向的黎母山等区域辐射。当海南岛中部山区复杂的山地地貌、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条件相融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如此独特、多样化的宝贵景观资源便自然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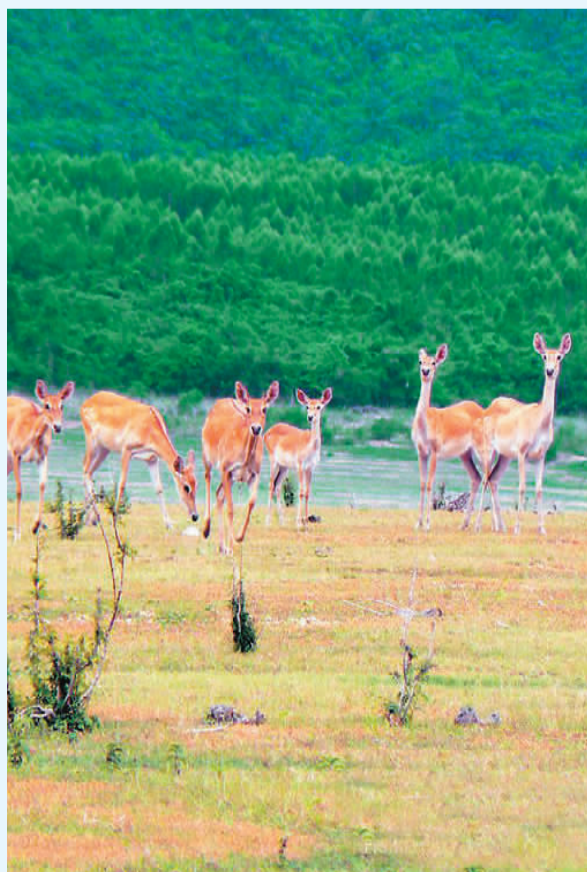


花姬蛙。米红旭摄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雨林景观。

梅智强摄



▲海南坡鹿。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供图

海南的“生态绿心”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南部，跨五指山、琼中、白沙、昌江、东方、保亭、陵水、乐东、万宁9个市县，总面积约占海南岛陆地面积的1/7。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5.85%，涵盖了海南岛95%以上的原始林和55%以上的天然林，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是世界热带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南最主要的生态屏障，又被称为海南的“生态绿心”，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全球性保护意义。